



1 林葆靈 台北夜曲 III 2012 壓克力、羊皮紙 61.5×114 cm

我的藝術家朋友 — 林葆靈

My Artist Friend, Bao-Ling Lin

葉乃菁 | Nia-Ching YEH
台南市南新國中專任視覺藝術教師



他是我的朋友，他是藝術家，他的名字叫林葆靈。

如果身分證上有職業欄的話，林葆靈的一定是填上藝術家，沒有羞赧，不會懷疑。（圖1）

葆靈以後會越來越偉大，趁他還沒那麼遙不可及的時候，我來寫他。

也許遙不可及的不是葆靈，是我的心；我看葆靈從來就是看他的人，直到有一天我正視他的作品，突然覺得令人敬畏起來。

藝廊也好、藝文記者也好，有些人寫葆靈，會提到他的外型；我不知道藝術家的外型也可以被人著墨這麼多，如果你問我，我會說：看起來快被風吹跑的傢伙。（圖2）

然後是他的得獎經歷，如果你問我，我會說：獲獎無數。

然後是他的求學經驗，這我沒那麼清楚，我看其他人的網誌或是藝廊的報導才知道，葆靈沒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，所謂的體制下的教育，我知道了以後跟他說：難怪你會這樣。



2 2011年7月攝於馬博拉斯橫斷·馬布谷。(孫茂程提供)

認識葆靈是因為山，還有自以為是的攀關係。登山社的活動「草嶺古道會師」，然後我看到葆靈的名字，以為是美術系大學部的學妹，林葆靈！林葆靈是哪一隻？打算用學姊的氣勢來為學妹「搓頭」，而且發現他的名字正著唸倒著念都行，葆靈怯怯的舉了手，我愣了一下，不認識的男生，是男生，而且是同屆美術研究所他組的同學，我尷尬了一下，但馬上回復盛氣凌人的蠢樣：林葆靈是男生的名字！？你確定你叫林葆靈！？

沒有標準答案，也不需要標準答案的葆靈，在創作上是自由的。難能可貴的是，葆靈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甚麼。

我們很少有人很早的時候就知道自己要做甚麼，至少在我這一代是；葆靈聽到很多人活了一把年紀，學了一堆東西，卻仍不知道自己能做甚麼的時候，就會脫口而出：台灣的教育是失敗的，你們花了太多時間學沒有用的東西，而且不知道自己要的是甚麼。如果從這一點來看的話，台灣的教育果然是失敗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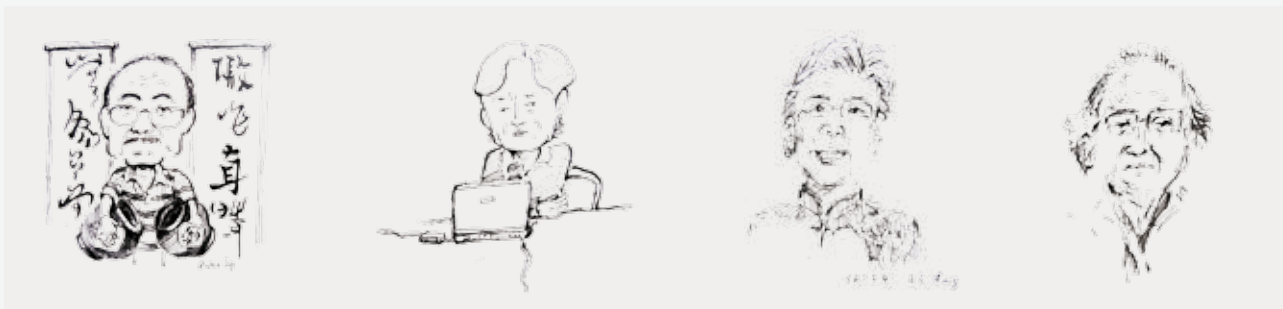
葆靈的家庭很支持他創作，葆靈的家庭教育對多數人來說也許是奇特的，也的確很少見，家裡兩兄弟都在家自學，並隨著父母到處旅行，很晚才進入所謂體制內的教育，認識葆靈時，覺得他講話有口音，問他是哪裡來的僑生，他說不是僑生，只是學齡時期大

部分都待在新加坡；「為什麼選新加坡？」我問，「因為那個時候我爸想說把新加坡當成一個跳板，可以跳到世界各地的一個跳板，沒想到就黏在跳板上了。」這是葆靈式幽默。(圖3)

因為知道自己要做的是甚麼，葆靈從來不誇下海口，好比說他在新加坡時，說他未來想回台灣開畫展，他就真的開了；在台北求學時，他說未來想在紐約開畫展，他也真的開了，他說的是他要執行的計畫，而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，光是這一點，葆靈十分令人敬畏。(圖4)

葆靈的創作主題很多時候是城市，而且是晚上的城市，我沒辦法說葆靈是喜歡城市還是喜歡城市裡其他甚麼的；葆靈也喜歡山；常常失眠的葆靈說在山上比較好睡，曾有學弟開玩笑說葆靈愛山，是因為爬山可以好幾天不洗澡，你看他滿頭亂髮就知道；後來我才知道葆靈其實是不喜歡肥皂，很多人工合成的東西他都不喜歡，但是他的畫作卻充滿了人工的燈光，浮光掠影的，像顛倒的星空，一般認知上喧鬧繁華的城市之夜，到葆靈的畫裡，成了一種疏離的靜謐。(圖5)

我看到有網誌裡說葆靈在夜晚的城市裡迷路了，我說葆靈你還要迷路多久？葆靈說：嗯，還要一陣子。葆靈創作城市的夜景，已經有九年了，問他為什麼要畫城市的夜晚？「嗯，可能是因為我晚上都睡不著



3 葆靈的師大大師計畫，來自於上課時的塗鴉，依序分別是程代勒老師、呂清夫老師、陳瓊花老師、廖修平老師。（使用圓珠筆，繪於2012年）



4 林葆靈 紐約夜曲 XXIII 2012 複合媒材、羊皮紙 61×240 cm 私人收藏

吧。」夜晚是副交感神經作用的時候，往往感性先於理性，葆靈曾在他的碩論裡面提到「夜的黑色意象與稍縱即逝的光影讓我很有共鳴與感觸，夜的『低調、隱約、內省和自閉特質』似乎某種程度上對應了我自身的性格。」

葆靈的碩論裡提到「光明的黑暗，黑暗的黑暗」，對葆靈來說，很多東西、很多時刻、很多人…總是包含著一體兩面，強大的背後可能隱含著脆弱，快樂的背後有可能由悲傷來支持，有暗才能知亮、有影必然有光；在葆靈的畫作中，總是處處可以見到「矛盾統一，對立相生」的手法與感觸。我看葆靈的畫作，總有一種過於靜謐的喧囂，或是過於喧囂的靜謐，即便在葆靈的畫作中看到人，卻往往也只是景的一部分。（圖6）

要理解光，就要知道黑暗；無法忽略朋友正向光明的背面，其實蘊含巨大的憂傷；葆靈最擅長的也許不是只有傾聽，但他的確是一個傾聽者，他曾經對我

說，我們這種會發洩負能量的人其實比較健康。「那你怎麼辦？大家都向你倒垃圾。」「畫畫吧。」

創作是葆靈壓力的來源之一，也是他的宣洩之一。

葆靈的作品可以撼動人，我想有一部分是因為葆靈的創作都是從心出發，葆靈遵從自己的心來畫畫、來進行各種創作上的嘗試、來與人交往，我看葆靈很多時候是沒有性別的，就像山社的人有時候私下形容葆靈是仙人；不過仙人歸仙人，有時候是調侃，因為葆靈從沒吃過肉，碰到肉是會吐的，有時上了山，帶了來路不明的素料，就會故意說：這不知道有沒有摻到葷食，葆靈我好想看你吐喔……（圖7）

葆靈的畫作裡有水、有霧、有雨、有雪，濕氣很重，像罩了一層薄紗看世界，又似有流動的溼鬱，我曾玩笑的說他的作品像發霉的老照片，但一閉上眼睛，卻又歷歷在目，像真實的夢境，或是跟夢境一樣真實；葆靈跟著自己的心畫畫，所以他的作品很澄澈，



5 林葆靈 藍與紫的夜曲 III 2012 油彩、壓克力、畫布 65×91cm 私人收藏

不矯造，如果你曾經跟他有一樣的感觸，他的作品會直通觀者的心靈，像他金車新銳油畫獎第一名的作品「紫與黃的夜曲」，我的學生看到他的作品，問我這張畫怎麼了，我說他一直哭一直哭，坐在公車上，看到外面在下雨，跟外面的天氣一起淅瀝嘩啦。（圖8）

其實我從來沒看過葆靈哭，他其他極端的情緒我也沒看過，但是他的畫作會，他的塗鴉也會，你甚至會看到他狡詰的笑容，或是自負的神情，這個因為要去領獎而經常拒絕我們登山邀約的葆靈，實在該自負的，「你怎麼又要去領獎了？」這是我研究所時期對葆靈很常有的一个印象。（圖9）

「我們都是油麻菜籽命，期待有一天能夠成為葵花油。」我第一次聽到，差點笑出來，葆靈轉述另一個畫家朋友的話，那個時候我們正好聊到劉興欽。我不盡然理解這句話的意義，但職志是成為一個專職畫家對不少美術系畢業的人來說，需要很大的勇氣；追求夢想，甚麼時候變成一個令人害怕的東西？堅定無



6 林葆靈 紐約夜曲 XXII 2011 複合媒材、羊皮紙 89×61.5 cm 私人收藏



7 林葆靈 課堂塗鴉 2010
圓珠筆



8 林葆靈 紫與黃的夜曲 2011 複合媒材、畫布 130x80cm 金車新銳油畫獎第一名 熊福嘉先生收藏

懼，是一個甚麼樣的境界？那麼，如果能夠一面哀哀叫，一面不遲疑的前進，好比登山過地形，因為不能撤退，唯有前進，是不是也算一種堅持？因為你知道你不能坐在地上踢腳大哭說：我不走了！

葆靈不是那種會坐在地上踢腳大哭的人，但無懼不代表勇敢，我不認為葆靈沒有害怕的東西，但是他面對自己很坦然，面對別人也很坦然，葆靈很真，並努力不去傷人（歐，誰知道呢，也許該去問問他前女友），不過與其說葆靈去傷人，還不如擔心會遇到惡意的來人。

看葆靈的畫作有時候像是在探索甚麼，水氣淋漓，或是朦朧曖昧，不管甚麼時期，總也可以找到一點這種氣味，沒把話說盡了的那種曖昧，讓人留了許多想像空間；早些時候的葆靈畫夜景，其實是五彩繽紛的，後來顏色漸漸少了，剩下藍色、紫色，特別是紫色，好多好多的紫色，「後來那些顏色去哪裡了？」

「那些顏色自然而然就漸漸不見了，我也不清楚為什麼，之後或許會回來也說不定，很多事都是不斷地輪轉交替，對我來說色彩斑斕並不一定代表歡愉快樂，

如同笑著的人也未必開心，妳知道的。阿信也寫道『是誰說藍色就等於憂傷 你看看天空和海洋』」。（圖 10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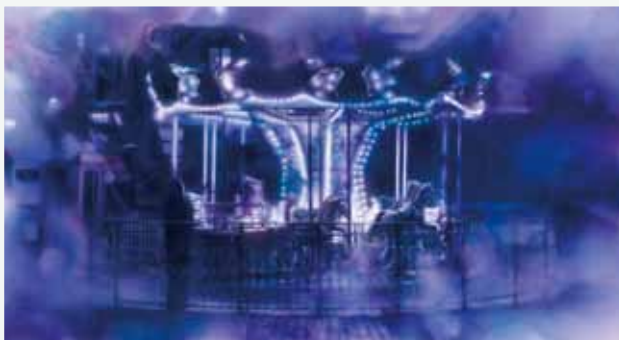
把顏色抽離，就像把聲音抽離一樣，再絢爛的城市之光，如果只能以一種顏色認定，就像少了配樂的默劇，演員張牙舞爪，卻只能靠想像來進入情境；葆靈畫作中的城市燈光斑斕多姿，卻似乎沒有聲音，或是罩了一層隔音玻璃，看葆靈的畫作其實有不少探索的樂趣，從葆靈的眼睛看城市流光，也能從他的畫作看回自己的眼睛，在城市待很久的人，其實很容易從葆靈的作品中找到共鳴。

我是這樣看葆靈作品的，當我認真看葆靈的作品、看他的人，我竟忍不住向其他朋友炫耀起來：我認識不得了的人呢！我甚至向學生預示：未來藝術與人文課本說不定會看到葆靈的作品！至少我看葆靈走藝術這條路，沒有惶惶然，只有期待，因為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也懷抱夢想，就像那個畫家朋友說的話：「我們都是油麻菜籽命，期待有一天能夠成為葵花油。」

「我媽媽覺得我是明日之星。」葆靈說。
「你是啊。」我說。



9 葆靈飛過馬西山頂，攝於馬博拉斯橫斷馬西山。(葉乃菁攝，2011年7月)



10 林葆靈 旋轉木馬 2012 油彩、壓克力、畫布 80x142 cm

101 學年度 **全國學生**
創意 **偶戲** 比賽

2013 National Student Competition of Creative Puppetry Art

5/11-5/20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演藝廳

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 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
 承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 協辦單位：臺南市賢北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新營國民小學
 臺南市永安國民小學、臺南市立人國民小學
 臺南市青草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新南國民小學